處實堂集

處實堂續集卷之四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書

復詹參岳汝欽書

參軍家叔南歸傳至手教再拜啓緘如奉顏面且知將都闊一書已徹記室欣慰家叔淪落下吏故業蕩然難以公役猶在中阪負鹽車乃荷顧念舊雨兼敦年誼枉駕臨皐遂令窮途更為周行感恩頌德不獨家叔一人也

與同年許參岳德夫書

別經廿載無緣瞻覿懷想何如曩歲使節臨浙表弟荷推

屋爲舉家感戢未由申謝邇者家叔以木役經曾復辱賜存夫以卑卑下吏甫甸風塵翹首臬府何異天漢而吾丈獨敦年誼殞聘款曲用意仁厚求之古人中已不多見矧世情若今時哉弟自委棄泉石無一善狀日惟上奉老母下訓弱息聊以自娛長兒玄星學習禮經僅能成章亦知孝徹次兒玄宿亦課以禮稍能記憶計通家見念如丈者所樂聞敢及之

復劉子威僉憲書

承惠鴻篇獎掖踰實令人捧誦愧恧汗津津不能當然語

且十襲僾笥俟歲杪春初當篙懸誇耀光寵耳

答林向甫書

丁應心憑使歸訊老師起居始知賓仙灑淚千里外不得効執紼捧土之役重負知已捫心如何向得瞻接足下眉宇時尚可提抱已露頭角迄今三十年於兹尚斂徒翮豈天將老其才以大其用耶望之望之弟以母老安命家食又不進公車舊嘗以予嗣爲憂今已得二息大者十五稍能課文小者九歲亦善誦讀足慰目前人間功業毫無能建當時老師國士之語竟虛毎一念動不覺心熱如何如何抱意平爾所謂言不盡意厚愛者幸爲藏拙老師遺集

之賜寵踰百朋附謝

荅王太史書

猥辱來使遂得大序并諸新編譬則左思借與皇甫當令洛陽紙貴幸甚欣甚兼拜遺衣惠及老母佐以白鏹恩周弱息知門下締交敦契雖饔飧斷金莫踰貞堅環念周迴感戢無量第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無以自慰耳委收雜帙先以若干種登之梨棗餘俟從容續覓并刻序書聯弁上報慶新編少展一二已自奪月坐燕冗不能卒業容更復也

荅吳幼安書

龔辱顒使須翰飛觴佐以賻貺雖登堂拜母之厚何以踰此竊計同鄉書以來倏忽二紀中間升沉存沒歲變時更上者登九列下者守半䣓近得士立見寄新刻齒錄則婺源汪卿泰與張丈又復化為異物夫升沉異致既以興懷幽明殊塗能不增慨然則弟與丈之曳尾未必不歸然曾靈光也強劬達人知命以此自快不知高明以為何如夢熊之兆計在早晚種玉既成勿靳相聞當為丈臨風一舉酒耳留都諸同年亦時時聚首否伯祥鳳儀於辟雍汝文鵠立於郎署伯恒鷹揚於藩臬懋承奮翼於象賢正伯辭榮於刺史與國解組於明府懋脩發軔於雲夢中間甚公

更者僅僅弱侯一人耳惟汝文使吳伯恒入浙得一周旋餘則不相聞問久矣回視疇昔能不爲之依依倘有晤便幸叱名勿靳

復朱儀部書

復春自白門來傳致手教兼拜精貺緣之便鴈闕焉久不報以辜尊者之賜竊惟下走掩關以來十年於斯卽明公下臨鄰邑未得走一介具一啟上交乃荷對非之採諄諄下存三復昌言蓬藋生色明公去思之德勒於口碑書囊之名籍於都下下走不得躬承丰采而幸逮奉咳唾自慶幸矣茲因舍弟入都附候台吉并致謝私伏惟俯鑒至荷

答太常許公仲貽書

賤子雌伏草莽株守閭巷不得脩候者忽復三年於斯乃荷不遺走使半千里外錫以瑶華兼之珍幣再拜啟緘曷勝神馳我公碩德厚望隆洽海宇師柱熙世更老辟雍疇云匪宜乃錫杖靈壽枕石東山歸然爲鳳城靈光殿固知山中有相塵寰有仙也賤子毋老子幼年力向衰自應没齒曳尾大章來何乃不容翠微中着一張生耶一笑獻弟月初已有留都之行乃千荷教及想尚未登龍也

謝許職方書

憶自曩歲與處元同在京邸閲佳卷相與歎賞而別不淡

旬放榜吾丈登第弟弟即驅車南下便有雲霄泥塗之隔迫弟不赴公車又數年餘不啻無緣瞻對即欲通一牘亦如仰望蓬山動爲風引懸懷何如邇者乃荷飛瑶章重申年誼爲家慈稱百歲觴且揄揚溢美蓬蓽生色雖登堂拜母之義何以踰此謹成一律少布感私登之扇頭弁新刻二種呈覽弱息玄星玄宿學習禮經欲得大作數首以爲矜式公餘得檢昔稿命侍吏錄寄幸甚

後韓少宗伯書

曩壬立自金臺寄至壽軸則既首借尊銜爲老母光寵未及申謝嗣荷瑶篇賟貺類使飛書啟緘捧誦光耀庭户尊

登八座欵念故舊存於今日復覩古人登拜感戢無可云
喻謹九頓以復

與沈太僕純甫書

向承枉駕失迓逌走河畔復不得一覩顏色抱歉至今如何可言近讀士氣一疏乃知長孺不敢獨步叱湯言息何以殊此雖未得竟命而公論則大快矣幽伏野人不覺擊節大叫也

謝張侍御伯大書

往歲獄弟得厠登龍之末獲奉三鳳之評承之厚顏啣之入骨時緣明臺方肅風紀關爲不報殊非本心茲緣下委

仲氏俯微俚言漫成一律仰復嚴教巴渝下里曷揚潛德采對采菲奚在兼收

復沈郡公書

向率爾間去辱不以為野人譴重而錫之珍編感愧奚似釣玄提綱挈領不獨成一家言有裨後學不淺所賜時義即付兒曹雖未敢躐等課習亦令知所仰止半閒亭稿啟緘便知是開元以上人第未及卒業耳犬子課數首附呈

復王太史徵昌書

接手教兼拜新刻精絺無異奉手範且聞從吉既久仙舟將溯碎則豫章梗楠自當棟隆明堂柱石清廟豈容効樗

懺老山林為匠石所不顧耶慰甚慶幸甚老母誕辰重荷寵錫温若春陽榮踰華袞不能顯一力叩謝姚也紀夢之編借大序為重業已登梓敬以三部并文選一部同上天池茶二樽適入山採至兼為使者行李累大子長者已十六定詹徐丈曾見子視之學課文敢以數首呈書記非敢望順桃李未行倘得賜咳唾俾通家子私淑於千里外亦無異登龍門也尊座主趙公垂盼最深近於其晉擢北上不及具一緘奉送慨愧無地計會面不遠幸以賤名外小詩各扇用見鄙悅統與覽教

復林文學書

足下重名教敦儉素蹤丁鴻讓爵李固遊學無以踰此豈不稱翩翩佳公子哉若而人者非僕所願神交而不可得者耶而不遠千里走書既徵詩爲太君壽既薦葑菲之采不遺蒭荛之言僕何敢以不斐辭謹撰一章以俟尾續之詩知所不免也亦所願承也

答袁文穀書

僕雖伏以來似與人間隔絕庸知有鴻臚者矧得其使爲門下致書哉幸不至浮沉耳門下罹太夫人之戚亦坐不知茲既知亦不能買一棻越疆而弔附致香一束臨風叩首殊不成禮如何如何尊先公祀名宦雖出輿論然在門

下乃家門大快慶事僕詎僞通家自當揄揚盛美寄來傳
立傳率爾操觚不足塞白幸爲藏拙

答陳玉叔方伯書

辱惠書以隱操見許僕何人斯而敢斯之承若景玄苔草
良後似之長孺山鳥或可比跡然非其人也往歲仲氏傳
致閣教命作扇書空傯寫就附仲氏啟中嗣欲顓緘奉報
而汲豈與矣然野人懶慢亦與羲大雅所原也名勝未得
一遊不能濫吟趨詠適使旋又以鉅工之委不敢率爾應
淵然件稍適客徐徐謀上如何武夷詩追古作者山靈有
知當欣欣色喜雙龍之編與二鳴並傳海內古稱同調豈

虛誕哉至巴人下里本不足究末而陰陽名利之說尤是口舌罪過道廣如門下乃復有對非之槩耶

答王胤昌太史書

教言諄諄不獨無虛歲且無虛月深哉念布衣如門下也惠貺之厚情誼兼篤雖嚴仲壽毋亦不踰是竊自附於周之則受之義其何敢辭又何敢稱報哉鉄陷一說言言叅透上乘吾儒不忮不求之耶[illegible]便欲磨片石手書深刻以永其傳惜來使恐行李不勝且不能待耳夢占一書冠以大序遂不至覆瓿即門下源源取用亦當供輸剡紙值之給耶謹附上十二部其板俟此後有便不妨命使載去

既已借重所在必傳在洛猶在吳也報慶編及諸記向擬翻梓而未得頒式計此後當有帝京等作叙編見寄繕寫入鋟并夢占板畨上如何大書刻石俾下走得厠名不朽幸甚兼一聯上不足揄揚昰恐豚犬初學預荷奬掖嘶戢撫地文選一部乃用純料綿紙雙上烟墨印成者與通行者絕不同可存鄴架其堆紗補則老母督弱息製成爲尊夫人獻輙并扇上小詩付之歸鴻非所云荅也聊以展忱也

荅沈冏卿純甫書

几焉枯坐經月不出戶戶外事絕不聞每奉懷手範計大

隱在滁陽山水間不意謝病作東山遊青雀道吳未得候謁地主不知媿恧而令過客不惬媿也前題來兩軒未必能勝諸君書門下自朶對非耳茲委一一課上中有疊幅者候高明擇之然若無佳管城致不能佳非不欲盡中也解酲一記奚啻騎乘醉翁且當令六一虛左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嗟嗟斯言信不我欺然僕猶廣其見耳湖筆領惠俟試後更復此後有便幸爲僕特製大者二枝小者三枝須令多着羊毛而以兎毫領之在好不在多也拙刻五冊附呈中多口舌罪過非布衣諸生所宜幸有以教之

答李侍御書

賤子賦性孤介禮文多闕卽明臺虛懷折節獨敦古道然自下車之日以及攀轅之辰中間已再易寒燠沐澤則深而浴覯亦罕迨明臺移旄避驄聲溢千里而賤子斷鴻虛鯉未展寸忱恩緣日積罪與媿并仁者寬之幸矣幸矣乃荷不遺飛翰見存兼之貺錫開緘九頓承以愧恧遭逢云云自明臺憐才之雅在賤子則揣分自安上侍老母下撫二息竹栢可以息陰禽魚足以爲侶誠不知爲焦勞也明臺策名熙朝公餘淡藻弘業偉章當並成千載又奚俟下問之勤俾旋附復辭不盡感

序

吳淞漫稿序

今之摛藻者疇不騖奇詭瑰瑋哉乃若循矩矱尚悃愊以寫其感槩發其隱憂無俟鉤奇抉異令齟齬束人口而言言實証實悟者其人可想也顧其人用則其言在輦轂其人不用則其言在畎畝在輦轂則側陋乃揚在畎畝則嘉言乃伏握治綱者所當加之意者也吾友俞子如弱冠即膺鄉薦數上禮闈垂二十年僅僅獲一第倘重詘信者孰不以一鳴斥為懼哉乃子如官刑曹甫展采即以鋤義黜歸而佃作承嚴君歡於海上泊如也顧雖在畎畝不忘其忠愛則有若不能自釋者乃隨感觸發之聲詩惻兩賜則

屋漏之賦作病華靡則巾屐之言奏慕靖節之風則貧士之咏和感雲長之烈則建祠之記成達生死得失之故則還書之記輕重之說著其他停雲來雨選勝紀遊質而韻腴約而旨永不逐時趨不詭古調而各臻佳境非所謂實証實悟者耶夫以言獲罪而獲罪後復不能無言其言則異其心則同也何也言者心之聲也惟其在輦轂而心畎畝故能輕榮枯在畎畝而心輦轂故寓諸聲詩與隱而忘世者異讀是編而知子如之可以不在輦轂而輦轂之下不可以無子如明矣子如不事家人生産作業暇則時時汎舟吳淞江之上相羊容與殆無虛月不識子如者多呼

之爲吳淞先生故以吳淞命稿云

馮躬甫幼科輯粹大成序

夫醫之難言也久矣說者謂帶下醫難於老人醫醫小兒難於醫帶下非謂婦人不盡言則難小兒不能言猶難耶吾友馮君躬父家世業醫吳中號稱幼科專門所與錢氏陳氏相頡頏者也乃躬父則生而穎異不屑世其業業佔俾弱冠卽爲督學使者高第弟子無何而廩於宮且將大其拯物濟民之用而每試輙闈輙報罷於是則抑而姑以世之業小試之試輙驗由是吳門凡有小兒病無論甲族窮巷爭迎躬父躬父隨應之檢故方而損益療之其有裨

益於吳中兒不淺鮮矣且懼無以行其傳也爲之纂而成帙命之曰幼科輯粹大成卷凡十類凡六十有奇會集群說羅類諸方不嫌於畧撮綱領采精英又不厭其煩允乎大成之云匪僭也允乎亡羊之誚不足憑而萊蘆之謗可明徵也夫以躬父之明彥既能以窮經之緒餘推而爲小兒醫則必能以小兒醫之旁通者推而爲帶下醫爲老人醫也特脫迹黌校拜命通籍又詎不能推其所既驗於醫者老老幼幼起民瘼而躋之安全之域哉則其所以紀旂常銘鼎彝者當更有在不獨是編之永其傳也予竊有望焉是爲序

記

大椿堂記

俞子如先生之以抗疏黜家居也葺其燕所讀書處以奉其尊人結社於其中顏其堂曰大椿夫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即人稱上壽者亦僅僅以百歲計胡人之可椿哉庸詎知人之大有大於椿者在全其已定之天延其無疆之年而已始子如以弱冠登鄉書其尊人不欣欣以喜迨上春官輒報罷至其所同登鄉書者已登樞要而子如僅僅一明經揭來公車其尊人不戚戚以悲癸未之歲甫成進士去登鄉書之年二十有三年矣居官纔八月而以直言

黜一歲之間榮悴不齊而其尊人不欣欣亦不戚戚曰惟與數名流壺觴於斯倡和於斯第令子如以輿論起廢卽拜淸要討其尊人之所壺觴倡和者亦恒於斯有不知老之將至者是莫非全其天也且也子如旣以振士風明職守矯矯自表見而尊人又能盍簪是聚逍遥塵壒之表將俾後世譚香山五老洛中十三耆英勝事者指不再屈而及此堂此堂之名且垂之不朽則其人亦與此堂俱不朽其年固不延而長有不齊以八千歲爲春秋者又烏知人之不爲椿也耶椿之不爲人也耶是爲記

傳

王長公傳

長公姓王氏諱稱豐字有年其先爲毘陵之江陰人先世姓爲有金安公者從巨璫下西洋歸而畏禍懼不免乃避地吳門以子貞贅王氏遂冒其姓貞生洪洪生景宣景宣生斯娶於蒯是生長公長公故潛德弗耀以有弟曰稱登爲詞林翹楚寔由長公克其家俾厥弟得肆力於文章以成其名人故緣厥弟以知長公云長公爲人深沉周慎寡言笑鮮嗜慾然多心計佐乃翁起家致溫厚翁未老即謝家政而令長公任橐鑰長公推其奇羸譏出入翁是以得優游琴酒間以終其天年方倭夷由海道寇蘇常趙尚書

來視師有司以乏軍興得罪者接踵毘陵富人不勝役多
寡去長公獨不寡時奉牛酒餉諸軍諸軍以長公長者為
少戢然家亦用以旁落長公弗恤也長公性至孝母氏病
湯藥躬調匪嘗不敢進時極熱蚊蚋圍知避雖吳猛手不
揮蚊不是過矣知是者三月弗懈及母病竟不起哀毀幾
滅性父歿亦如之初王氏丘壠在梁溪而翁故樂居吳治
命於吳卜吉壤得梅灣地宅兆畢遷母氏自梁溪合葬焉
鬱乎佳城不讓原氏阡矣長公昔有力焉長公從兄老而
貧嫡老而寡悉衣食之寧自殺嫺娭冀待舉火者數十家太
史公云君子富好行其德其蓋謂是乎長公有子曰承謨

爲大司成高第弟子行且昌大其門閭然則俾長公食其報於身後者將不在是耶

野史氏曰予讀兩漢書見陳曲逆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伯兄獨耕縱使游學當時稱陳丞相者因以賢其兄後二百年而得馬伏波兄况謂援大材當晚成遂從所好迨援立功名圖雲臺人亦因以知况嗟乎士苟可托以垂不朽奚必身樹千秋業銘鐘鼎立旂常而後爲名高哉若王長公動與厥弟殊致然卒能敦友愛任厥家政以成其弟之名而身亦爲鄉閭所推重雖謂今之陳伯馬况誰云不可

贊

高文學時化像贊

曰高陽永苗裔顯厥祖六龍衛上居吳百餘歲肇文學始尚志身既淵而乃晬心智囊腹經笥處隱居出用世玉樹承孫枝倚挺靈椿篤仙桂

李詹鄉像贊

厥齋維揚厥質琳瑯或出或處可行可藏揮麈爲衣之巷宦嵩紫羅之叢遊遨徜徉逍遙江鄉與引祖老氏之玄經者述紹鄴侯之縹緗庋幾乎謝紈綺之習而登大雅之堂若與

彭美徵像贊

此美徵彭君像也亦隱而愛文君華而尚質慕倜儻之風而力不從心抱軒岐之術而名不逮實幽致則相如之琴心高懷則劉伶之酒德雖非彭宣之徒可入馬融之室其斯以爲吳門之逸

朱隱君伉儷像贊

此八十三翁朱君暨配汪碩人像也瞻其儀鄉邦之耆觀其妃室家其宜擬鹿門之偕隱若會稽之齊眉刑家則萬石之醇謹內助則百里之扊扅儼堂上之二嚴撫膝下之三鳳類折檻之風於祖德衍考亭之澤於孫枝庶幾乎萬

天氏之遺有唐氏之黎歟

汪禹乂像贊

昔爾逖曰於辟雍欝乎眉峰其九疑之芙蓉今爾逢孰肖爾容皓乎其翁其徂徠之蒼松阜爾詩簡奚美乎素封隱爾壚東奚待乎高塘秀五芝於玄潤之藂茂五桂於竇林之中是亢爾宗爾目其瞑於幽宮

陳長公像贊

此陳長公像也偉乎其度充乎其容匪泰而坦若傲而恭胄遥敬仲風傳元龍泒衍都下門高吳中擇術乎九轉之技窮經為二戴之宗青陽則鴻漸於士林皓首則蹶跽乎

賢宮遇南洲之英豈必榻之頻下在江左之選共推床之宜東琴酒不遺乎泉石城府寧設於心胷繞滕羅寶林之桂屈指官泰山之松蓬藋巢雲不厭乎白屋經綸計日奚止於素封其斯以爲陳氏之長公也歟

張長公像賛

偉爾顏璪焉瑯玕脩爾髯飄然羽翰考不疚於內省微無礙於達觀咸家則謹人所易閱墻則忍人所難過五桂於燕山雋八龍於潁川方優游於泉石訂閱歷於歲年胡朱輪之非待而素封之獨偏祈綸音於身後遺口碑於生前吾於其下壽之未臻而因以覘夫未定之天

張進士像賛

唐八元周八士爾克長亦克類偉乎楩柟豫章之材儼乎清廟明堂之器遊鳳城而刻鷹既膺顧鴈塔而香名將記嘶騁經以埋輪遄澄清而攬轡豈惟昌大乎金吾之門閭抑且不媿於文成之苗裔者耶

頌

紫芝頌爲經師少恭杜公壽

煌煌紫芝之疇植其根燁燁偉人肇基東原名高善斷仕登平反聲聲玉階端委金門燦燦神芝之厥色惟紫黃龍競耀皆雲嬉美光生九莖齡延千祀氣和入室德比大于於顯

芝靈協德帝庭匪披其圖亦握其形誰其象之唯茲德馨
九德三命爲藩爲屏若漢稱毋未傳解綬鄉推典刑賓崇
黃耇耆先五更宜采三秀普養是臻徵彼芝茂芝茂南榮
時及朱明稱百歲觴酌茲耆英謝樹繞膝簪桂連楹孫曾
羅拜冠蓋逢迎貌予小子襄厠都養傳經遺悼附驥馬帳
顓蒙雖敬當仁必讓皓首於茲幸侍几杖舊遊楚蜀新風
鄒魯林間嬰龍物外叔虎究心聖域斂迹公府垂裕遺安
貽謀舊話清德彌劭雅操益堅掩關習靜端居守玄非松
非喬爲儒爲仙何假何仰永永百年

倒

布袋和尚偈

肚皮裹包容得怕口袋裹着落不得口袋裹着落得怕肩頭上擔當不得包容得着落得擔當得笑人不識那知我是佛

墓志銘

孫氏墓志銘

始予與孫君徵植爲莫逆交也君方以業醫從封君劉先生遊先生才君醫其術授之不啻若長桑之於扁鵲也迨先生子貴又好爲東山遊病者艱迎先生則迎君代先生治君視脉息酌天時燠寒之效輙奏於是君之名籍籍與

先生埒病者家爭餽遺君君罔計其豐嗇惟病是治即罔有餽遺亦惟病是治然性故好客隨所得餽遺以沽酒擊鮮客至便下榻投轄或方對客爲杯酒歡而迎者至則請若父主之不令客中輟也父亦倜儻多逸興能敬愛客第不問生産故及君卧病不能視人病則家仍食貧探囊中無餘金至死之日幾不能斂病者家德君故相與謀曰君曩故活我輩而我輩可以君之死死之耶於是爭賻君君之子士宣亦從劉先生業醫未大行也而能竭其力辭諸家賻以畢大事時則隆慶辛未十二月十八日也君事親孝交友信仁以濟物廉不望報宜爲天助而享年不永

人方惜之無何而病者家迎君之子視病藥之效亦輒奏其名稱復與君埒而諸弟亦振振能事厥祖克厥家人皆知君有子而不死矣方是時君之父年躋耆耋步履飲食如常君不知君之死也去君死之年几十有三而後終君父諱森字子成世爲吳縣人生於弘治乙卯四月十八日卒於萬曆壬午二月一日享年八十有八配陳氏繼胡氏是生君君諱梓字敬植生於嘉靖庚寅八月八日卒於隆慶庚午七月廿一日享年四十有一配顧氏生五丈夫子士宣娶計士朗娶李士昭娶唐士吳娶錢士燦聘袁女一適郁要詔士宣等卜以萬曆丁亥四月十四日葬大父塋

葬之於吳縣靈巖鄉梅灣山之原就君塋所葬處虛其中而君仍爲之昭焉義不得舍君之父而銘君又不得以君先葬故未有銘而獨銘君之父於是合而爲之銘命之曰孫氏墓志銘亦猶南陽之稱原氏仟也銘曰

孫之爲孫思邈之業世猶存鬱乎松門子先考後同斯原鑿山足兮培雲根瘞吉壤兮以庇爾後昆

林母樊宜人墓志銘

初莆田林公之守蘇也嘗我樸棫之化彬彬焉其廁郡黌被服拔爲高第弟子用是得公起居狀甚習當是時倭夷由浙道禾突吳地城中戒嚴公調兵理餉出入戴星或冒

風露與守呼者同寢食而饔飧寒燠罔有後時咸取諸宮中微廉之知有樊宜人為之內助也迨公擢副廣憲某等送之江上公出公子見諸生謂某曰子遠大器異日必以文章氣節知名識吾兒毋忘通家之好哉某曰不敢問之知為宜人出也自是以母老不赴公車雌伏草野無緣通候寥寥者數年於茲矣曩歲有客自閩致公子一緘始得公子名啟讀琅琅方喜公有子讀未竟而書札以挽公辭為委乃得公訃不覺泣數行下其明年又得公子書則以詹使君所撰樊宜人狀介以辭使君書屬某銘宜人之契夫當代徵文必於通顯斯足以光昭先德寧有及山澤之

臞者且也薛使君嘗以髫年受知公又雄文藝今又按閩獨不肯吐一言為佳城焯煌哉而推戴其公子又惟使君言是聽越二千里走書幣徵文於某何哉顧某為公門下士感恩最深二三年間一哭公再哭宜人獨不能以素車白馬効炙雞絮酒之虔則於斯委也又何敢以賤辭按狀宜人本江北人公官留都省垣時未有子求令族女為生子計乃幣聘宜人為次妃宜人既歸於公任身就館得雄未嘗以自德事其嫡龔夫人效小星之義龔亦禮愛之迨龔逝乃總家政潔蘋藻賸宗姻御臧獲和而有條嚴而不嗃公所敭歷廉訪左右轄宜人必從必慎扃鑰侍者不得

私市民一帛公治行卓卓政聲籍籍宜人有助焉宜人稟
性醇敏不喜紛華暇則讀孝經列女傳旁及稗官諸書故
雖身不踰閨閫而舉動有丈夫氣戊辰之歲公以血疾不
起易簀時以子少爲念與後事囑之宜人宜人啣哀理家
扶病撫孤喪以禮成族用敦睦課子力學俾隆師友雖孟
之三遷陶之截髮莫過焉辛巳乃克葬公啓窆之夕宜人
過哀嬰病竟劇公子訣爲醫禱宜人則曰公既葬子亦克
成立未亡人事畢矣何求生爲乃以篋笥所襲藏頒之宗
戚至彌留時猶諄諄以勉學立行無替厥先爲公子囑宜
人亦賢矣哉宜人卒於萬曆壬午二月初二日距其生嘉

靖甲午三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九男一即東榮庠生娶洪氏憲副女也女二長適徐明府子瑞次適王大參子德泳孫男二長士賢次士貴孫女一葬之年月日則丁亥仲冬甘又一日也地則公之兆之右也銘曰

生江北歸甫中鵠厥猷延林宗寔克相我公哲婺辰龍吉士是封玄宅之右爾與同是厚爾終焉辭用彤徽音其閟有窮

華生夫婦合葬墓誌銘

予讀唐史至安金藏剖腸以明主雷海青慟哭以死賊敬忻磨滑稽以致諷未嘗不撫卷歎焉天下固有沾沾以沽

行自若者曾彼之非若固知慷慨節俠之士九流衆技中無不有之不可以方論也若華生非其人哉華生諱仁字元卿爲南齊孝子之後其宗黨祇於無錫至生之祖嵩始占籍長洲焉有子四人長曰賓配王氏是生生生而豪爽就外傅卽推其能文當是時其家故殷厚生得肆力佔俾迨賓棄世家漸以落生出小試有司不售遂咈然怒曰今之仕者優耳吾優而仕不可乎卽群里中游冶子相與習爲晉之技不越月而能之且稱雄焉其宗有學士公者聞其如是將召而樸之孝子祠中而叱其所爲而生不顧也出是城之內外以及鄉邑凡召客必百計致生卽郡邑

大夫亦以得見生爲幸由生有慷慨節俠之氣托優以自見故雖千載上下可合而爲一人無異者固知孟之於叔敖非誣也然生自高其門閥又挾其技能視同儕茂如耳又好美奢帽盛衣飾不屑與同儕同飲食有召生者好先家食以往至暮延生飲徹拂袖去人固以是嘖之矣適河間遊有慕生而窺之者擲果焉而生惟好奢好俠不樂聞淫奔事實未嘗以琴心挑之乃有無賴子弟假托生而亂人室者生微聞之即棄去所爲將客遊吳楚間以趨什一之利而朋儕惡其去已乃相與說其事籍籍爍金而生見拙矣是時郡侯方以風化爲重不暇原其事鄉邦士夫有

憐生者亦莫敢救竟死獄中先死之一日作一檄寄于縣
縣千言大畧云公昔易我以無美巾服而我不公聽易我
以無輕朋儕而我不公聽易我以遠嫌疑而我不知遠負
長者教死宜耳誠不敢惜七尺為明使君彰三尺法顧死
後得長者一言以光寵吾幽唯吾諾吾目乃瞑付其邵倩
懋文致之予諾之詰朝懋文來則生計俱至矣可哀也
哉生性孝友亟然諾敦信義趨人之急惟恐後獨不能降
氣下人以買禍可哀也哉生生於嘉靖甲辰九月六日卒
於萬曆壬午十二月一日享年三十有八配陸氏生一女壻
即懋文而以懋文之子某為後冒姓華氏夫賈充貴而顯

而心事則晦生貧而晦而心事則顯皆以異姓子爲後天耶人耶生之及也陸氏蓬首垢面匍匐求救雖蔡琰乞疾足於曹公無以踰此蓋亦可謂婦哉後生六年而卒卒之日爲萬曆丁亥七月三十日距其生嘉靖丙午六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懋文卜以是年九月四日舉陸氏柩合生之柩而葬之長洲縣武丘鄉之新阡來告於予曰宿諾也乃爲之銘曰

爾才則遒爾遭則窮技之工而志獨雄是不令爾終而禍惟爾甥佳城之豐伉儷既同吾銘爾之幽宮斯封斯崇

祭文

祭宋秋官老甫文

惟殷王之苗裔兮挺儒宗以發祥邁懿德以好修兮播芳聲於郡黌膺鶚薦於京闈兮乃鴻漸於銓衡刺武岡之劇州兮克愼勤以流聲歷獎薦以晉階兮貳衡郡於九江飭江防以保障兮偉東南之長城績既奏而內轉兮虛郎署以延登佐爽鳩以平反兮雲司推其得中迨三載之及瓜兮當明試於未央感秋風以思蓴兮遂謝病而勇退匪雲月之肆志兮懷廊廟之憂疹詎陸賈之橐裝兮亦萬石之遺智擬起家以即拜兮胡爲乎丁此凶也雖稀齡之既陟兮亦筋力之尚椎也嗟典刑之已矣兮感老成之是恫也

剡絲蘿之叨附兮痛喬松之云摧顧蒹葭之失倚兮攀玉樹而與悲覲靈輀之將駕兮儼音容於素幃感知己其莫作兮臨淒風以涕洟爇清香以奠濁醪兮冀明神其鑒之

跋

跋沈啟南玉潭小筆

予生後啟南先生幾卅年而遂不及見啟南先生予家去玉女潭四百里而近未嘗遊玉女潭因此卷得神交先生又得神遊玉女潭何幸哉若其點染高妙詞翰古雅具眼者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無俟予贅也

跋琵琶行後

予讀琵琶行而重有感焉夫在遷謫中送餞豆毀與舉易生之日乃因聞琵琶聲召商人婦彈之座上且爲作琵琶行傳播之見者不以爲駭聞者不以爲非樂而不淫有若國人不稱其亂者其風流率眞可想也自宋李講學以來動欲繩趨尺步此事遂罕聞見卽有之則謗議滋起矣古今懸絕如是哉叔寶竊得是圖自謂逼古屬予爲書此行予時適有計偕之役未遑及也迄今廿年盡再易主偶得重閱忽憶宿諾漫爲書一過亦志所感云

談輅續

世人多好名不知名成而毀隨之不若無名之全也世人

多好利不知利入而害隨之不若無利之安也是故仁者不近名君子罕言利

夫爭名者名必損爭利者利必奪故黃霸之聲減於治郡石崇之禍至於墮樓可不戒哉

今人營營謀利不知止足將爲身計則身之壽考不可知將爲子孫計則子孫之賢否不可必

知鬼神之不必有知則不當祈福知鬼神之必有知則不當爲非

瑚璉飾而廟焉不若燕砆之在璞也梗柟斵而小焉不若樗散之在山也故才有以不試爲長力有以不賈爲勇

火見日則熄火之不如日也明矣然隆冬濡衣見日猶凍
向火則釋無他大而遠不若小而近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猶云言過其行君子之所恥也此
恥字直貫下朱註以恥其言過其行分作二項又以過
字爲欲有餘之辭誤人不淺

孟子齊人章後云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語意
謂其妻妾不知求富貴利達之可羞是以不至於相泣
耳誠知其可羞無異於齊人則不至於相泣者幾希益
婦人語以夫之乞墦則知其可羞語以夫之求富貴利
達則不知其可羞而孰知求富貴利達之可羞固無異

於乞播也何朱子添一見字謂其妻妾見之而不羞而泣者少矣若然則求富貴利達者之妻妾豈皆老萊之妻梁鴻之婦耶大失孟子語意矣

前人言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予以爲在馮子都爭道時也夫以功臣豪奴敢與大臣爭道至擊御史大夫之門御史叩頭乃止其奴既不有大臣其主又何有於君則芒刺在背何待驂乘如此而不赤族未之有也豈待驂乘然後爲禍之萌耶

漢人謂臣父淸唯恐人以知臣淸唯恐人不知及子病不寐兄子病夜十起就枕輒寐此俱是吐露情實即所謂誠

至宋人口口說誠而動占地步如此等語却少

王猛之於慕容垂知其必能與燕燕興非秦之利故始終欲堅害之至伐燕時以垂劍誑令使之侮燕亦是爲秦計耳說者以猛嫉垂豈定論哉但燕之興廢垂之存亡秦之盛衰自有定數而猛欲以智術勝之是爲不知命耳

唐肅宗靈武即位建寧賜死二事父子之恩已薄則君臣朋友可知且建寧賜死時上皇在蜀烏有父在而擅殺其子者又何有於故人鄴侯所以不受官而數數請歸者豈其無見於此哉

郭子儀之仁義可化強暴李光弼之節制可禦強暴方史
思明以十三萬人降假令命副令公或可潛消其叛逆
之志因借其力以平慶緒而寵以封爵移其兵柄何至
復反乃直以光弼之嚴繩之如追放豚能無反乎即劉
展亦將才但當駕馭乃無故欲圖之更激成其反爾宗
將將如此非鄴侯在內郭李輩在外豈能成中興之業
哉
宋人於張公藝書忍之對譏其不以婦人不預外事諷高
宗何其持論之腐也夫公藝民耳身非大臣職非諫諍
可因問而進言乎褚遂良以先朝舊臣受顧命言出而

身死矣穉令公藝有言則朝發而夕及且將爲九世同
居之門累爲在其爲保家之主哉
陶淵明閑情賦梁昭明以爲白璧微瑕宋廣平梅花賦皮
日休以爲嫵媚語不知萬物僞什四語豈果以嫵媚卒
乎何謂之誤蘇長公議之而皮之誤未有人攻之者可
見作文固難論文尤難
嘗觀勸學文如云學則庶人之子爲公卿不學則公卿之
子爲庶人如云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是未勸之學先
教之以計功謀利不知學之謂何而營營於此以此自
勉亦不過謂今之學者耳必如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

日等語始得學如不及之意

古人謂勞於求賢言求賢之難也今糊名易書則以記誦僥倖而甚者至貨賂關節將鄉舉里選則以矯激釣名而甚者乃干謁負緣

科場命題多有見主司賢否底蘊者若張桂用事時方韓二公以君子尚德二句冨貴不淫三句命題便自寓不詭隨意迨江陵握權時諸子相次登顯要隱然覬法皆馬而命題者亦多以此類逢迎之此與褚淵王儉輩何異其不為何點齒冷者幾希

予纂文選註既成客有持示一貰游貰游初不知為何書

及閱其目云張君誤矣既云文選安得復選有詩哉客歸以語予予曰此事當問蕭君不干張君事也聞者無不失笑

類書數種頭緒頗多若事文類聚本一書而又分爲六集尤爲繁碎可厭予初意欲合數書爲一書更加删訂去重補闕似於藝苑不無少裨第早年中歲困於佔俾今既遲暮精力不逮矣安得有後進好事儒者成吾志哉

萬曆丁丑以來文體漸變至乙酉丙戌間則專尚詭誕濫觴極矣識者憂之無何沈大宗伯以士風日壞文體益壞疏請嚴禁約以正人心謂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

語而用鑿朴散淳離經叛道以空虛不實講爲妙以艱
澁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爲博聞道人問不
必有之言爲玄句句苟奇矣理不必通辭苟新矣題不
必合青天白日之下而爲杳冥魍魎之談皆切中時弊
得 古着實舉行士風之變端有望於此疏可與孟子
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詞同功今時亦不獨時義
之弊爲然第大宗伯言未及之耳其作俑其逐臭者當
於平日之氣求之

讀何李集知二君少甚相得迨才望並盛各立門戶則李
漸嫉何何不覺也問何易簀時囑門人以集序屬李而

相知者窺李之微竟不以屬殆亦有見文人自立門戶者喜人效其口吻便謂是他路裏人無論果是如何極口許可若各立門戶才望相埒必遭詆毀故有識者亭爲却掃毋事游揚

座無尼父安辨顏回今人好議論人長短辟如身不在堂上而欲論堂下人曲直巳爲有識者所笑顧有疑心信耳者惟其所低昂而高下之何異矮人看場按圖索駿尤可笑也

文太史詩雖未必上超開元佳者亦不失大曆何後生小子疾其名高但據未選之集極口毀訾迨國博郡博之

作但謂之文家詩今觀壽承妾家住近江淹宅曾讀銷
魂別賦來休承五百年來幾摹本翠禽猶在最高枝等
句及張公善權二作亦各有致可畫乎太史女孫王
子美者更好學號爲博洽亦能詩嘗作明妃曲有云當
時只擬殺畫工詎誅婁敬黃泉道卽收之彤管豈讓前
人

彭孔加淸脩若節和而不流至不嫉人所長不諱己所短
尤今時所難若詩文不無應酬而可傳者自居十之五
六身死之後諸孫既不克負荷而近梓一集又採掇棗
瑜不朽之計將無可倚不知天之報善人何以若是薄

也
徐尚寶貞明議開墾中原荒地已有頭緒不知誰沮之竟爾中止此議若成則不惟江南賦稅可輕而北方水道既通畿輔既田盜賊亦弭獨力任事卒無成功惜哉
顧禮部梁材初爲申政府同筆研友追成進士即以親老得請家居數年終養謁選則申已當國顧猶以故舊自處逝來待教閽門者辭不欲通顧徐云第通之政府不之罪也後以賓禮送之門視其登騎而從人知無此例則騎已先引避矣賓主久待適行者以政府送客故避下馬乃牽其馬與顧乘之既別乃易馬而去當是時舉

朝嘲顧以爲不知體也獨不曰大將軍有揖客乎

桑落酒相傳是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斗爲準熟於桑落之辰故名桑落不知西羌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嘗來獻九日賜百官飲之則此桑落乃地名非時也庾信乞酒詩有蒲城桑落酒又似出於蒲州

予友顧名楫因常山學諭遷國子學正歸路經錢塘江夜投宿店遇一舊識武林俞四者與之周旋同夜酌云此男家姓丘故代爲支客耳詰旦送之出門名楫抵家向予言曾於江上遇俞四予故知俞四死已久適坐客有

方往弔之而歸者共相視愕然無何名甫病作竟不起

然則所謂舅者豈柩耶丘者豈丘墓之謂耶

萬曆丁亥八月二十日半夜大雷越三日蔣少參自月直

入城傳說其鄉一人載毋同出借米得五斗歸至吳淞

江乘毋就江中洗手擠之入江人無知者歸已暮遇雷

雨便惶懼令妻以大缸覆己妻疑之因語之故語未畢

忽失所在明日其人擊死江岸與毋尸相倚而口合毋

乳孰為天道遠哉觀此可為不孝者戒

昔人謂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夫出水而濡物性然也

入水之乾從何辨之明理者可為捧腹

北詞有黃鍾大石等調然不可以律南詞也南詞果有之則東嘉諸君當先爲之矣何近時妄以八音分別若東風一夜冽一闋亦自豔逸即以醉扶歸繼香羅帶啟香柳娘原無不諧而乃妄加刪削似小兒強作觧語癡人翁然宗之又何異矮人看場